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陌生人到梅庄-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13位ISBN编号：9787541134173

10位ISBN编号：7541134171

出版时间：2012-2

出版时间：四川文艺出版社

作者：黄建国

页数：1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编选者邀我作个序。

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就是为其鼓与呼的，现不妨摘录于下，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

尽管人们可以对“微型小说”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

它是一种机智，一种敏感，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某个瞬间、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

因而，它是一种眼光，一种艺术神经。

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一种一针见血、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

它是一种情绪、怅惘、惊叹、留连、幽默，只此一点。

它是一种智慧。

简练是才能的姐妹。

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

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不想强加于人，不想当教师爷，充分地信任读者。

它是一种语言，举一反三，一以当十，字字千斤重。

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并不窘迫，并不寒伧，肝胆俱全。

它是谦虚的，它自称微型，自称小小。

它又是困难的，几百字，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无法搭配，无法藏头露尾，无法搞障眼法。

它是一种机遇，踏破铁鞋无觅处。

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

命运啊，这一生，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微型”呢？

王蒙2011年9月26日

## 内容概要

微型小说，又名小小说、袖珍小说、一分钟小说、一滴泉小说、超短篇小说或百字小说等。具有立意新颖、情节严谨、结局新奇三要素。微型小说是一种敏感，从一个点、一个画面、一个对比、一声赞叹、一瞬间之中，捕捉住了小说——一种智慧、一种美、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一种新鲜的思想。这本《陌生人到梅庄》收录的就是微型小说，由黄建国所写，共收小说50篇，包括：《自己的影子》、《昨夜咖啡屋》、《马索的眼镜》等。

## 作者简介

黄建国，作家。

1958年生，陕西乾县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戏剧影视广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写作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作家协会中短篇小说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影视审查小组成员，郑州小小说学会副会长。

出版小说集有《蔫头耷脑的太阳》《谁先看见村庄》《一树蝴蝶》，多篇小说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小小说选刊》《读者》等转载，并收入多种选本。

曾获西安文学奖、陕西作协双五文学奖、首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首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

书籍目录

谁先看见村庄岔口最后一只红富士好牛教育诗一树蝴蝶高庄的高杆打嗝好东西在哪里哀伤画影子从四月到十月邻居北陵草坪这地方千冬楼长纪念一孔窑洞回家蔫头耷脑的太阳阳台庙自己的影子昨夜咖啡屋梆子他妈和梆子婆娘声音还粮陌生人到梅庄塔马索的眼镜叫魂坟地钓鱼和玩扑克牌的男与女一个简单叙述的复杂故事阳峪岭上的太阳梢林树荫老五墙上的另一块砖头热爱灌洞他们在树下玩麻将一个玩笑西沟小镇上如何打死一只苍蝇腊八第十八只猫远山的雾在水库工地

## 章节摘录

谁先看见村庄 她们回来了。  
她们不久将会看见自己的村庄。  
几分钟以前，长途汽车“嘎”一声停靠，她们从窗口扔下大包小包，匆匆挤出车门。  
汽车重新启动，拖着一股蓝烟，拐过沟岔不见了。  
一会儿，她们要跨过干涸的沟川，沿着对面那条蜿蜒的小径爬上去，然后，就能看到她们的村庄了。  
她们从南方赶回来过年，带着一大堆颜色鲜艳的包裹行李。  
她们站在路边四下张望。  
才五点钟刚过，太阳就已经看不见了，只在东边的沟坡上残留一些余晖。  
沟川里静得很，雾气弥漫，既朦胧又透明，让人感到幻景幻影又地老天荒。  
她们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不在地球上，不在世界上一样。  
但是她们知道，感觉归感觉，这里依然是她们熟悉的所在。  
因为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村庄，沟川，羊肠小道，它们曾经那么执拗地，记不清有多少次，在她们遥远的异乡的梦中出现过。  
她们不急于爬沟。  
她们需要平息一下心情，定一定神。  
再说，她们后头还要进行一场比赛，看谁先爬上沟坡，第一个看见村庄。  
这是她们的约定。  
现在，她们走到了沟川的西边，抬头打量那条像被野风吹得弯弯曲曲的灰布带一样的路。  
就是它，那么亲切地通向坡顶，通向她们的村庄。  
“我不知道为啥我一点也不激动，”她们中的一个说，“我想我们应该是激动的呀。  
你说这是为啥呀，二亚？”  
“二亚说：“你鬼迷心窍！  
我的心‘扑通扑通’乱跳哩。  
你想想，为了省路费，咱们去年就没有回来，快两年了啊。  
我不知道我一走进家门会是啥情景，先叫爸还是先叫妈？”  
“不叫二亚的姑娘没有应声。  
她感到领口和袖口那儿有些冷。  
刚下车的时候，凉风扑面，怪舒服的，现在，这风突然间又凶又硬，冷刮刮的。  
内衣好像还沾了汗，贴在身上，风灌进来，说不出的难受。  
她左右拧一拧身子，把脖子往下缩了一大截。  
“你看你，”二亚说，“到家门口了反倒没个形了。  
”“我冷。  
”她说。  
二亚也感到了冷。  
她伸出手去试一试风，把双手举到面前，翻看自己的手心手背。  
她往手心里呵了一口气。  
“我不想看见我妈的手裂的口子，”二亚说，“我妈每年冬天两只手都裂成了锯齿，她整天疼得吸溜吸溜的。  
”不叫二亚的姑娘也张开自己的手指看。  
她说：“这就叫无奈。  
你又不是不知道，再好的手，不出一个星期，就粗糙得看不得了。  
二亚你等着看。  
”“我想哭，”二亚说。  
她佯装成哭的样子，“啊呜”了一声，但她马上又嘲笑自己说：“我这是干吗呀，神经兮兮的。  
”这时候她担心起另外一些问题来。

“咱们寄的钱，家里会不会有没收到的？”

“不会。”

不叫二亚的姑娘说，“咱们回去后翻开本子一笔一笔查对。”

“会不会有人认为咱们不干净？”

“你真能瞎操心。”

谁干净不干净在脸上会写着字？

“众人口里有毒哩，硬把白的能说成黑的。”

不叫二亚的姑娘有些不耐烦，她哼了一句歌词作为回答：“白天不懂夜的黑。”

然后她说：“我要唱歌。”

然后她扭动屁股，怪声怪调地唱起来。

“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我也唱。”

二亚说，“唱完咱们爬坡。”

她看见太阳在东沟坡顶上只剩一点蜡烛光颜色了。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她们唱歌。

她们的歌声一高一低，在沟川里被凌厉的风撕扯得七零八落，实在不成个什么调子。

“呀，”二亚说，她突然住了声。

她说：“我们的脸！”

不叫二亚的姑娘学着二亚的样子说：“呀，呀——怎么啦？”

二亚顿了一下脚。

二亚说：“我是说咱们嘴唇上的口红，还有描的眉！”

不叫二亚的姑娘说：“你多漂亮啊。”

二亚说：“我给你说正经的呢。”

我这个样子怕我妈认不出我来，说我是个妖怪。

不叫二亚的姑娘哑了声。

她看着二亚。

她们互相看着。

她们以前没想到这会是个问题。

她们每天都要化化妆的，包括在拥挤的火车上和颠簸的汽车上。

“一定得擦掉。”

二亚说。

她们开始找纸巾。

但她们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和小包，也没有找出一片软一点的纸。

她们带的纸巾一路上大手大脚地用光了。

她们甚至用纸巾擦拭火车的茶几和汽车的窗玻璃，还擦了几次皮鞋，唯独没想到最后会用它来清除嘴上的口红。

她们低头四处探望，希望能看见一汪水。

但是，没有。

沟川是干的。

其实她们知道这是个干沟。

她们盯住自己的衣服，可她们合不得橘黄色的外套和天蓝色的外套染上不同颜色的斑迹。

她们快要恨死自己了。

“我说，咱们吃了它。”

她们用唾沫把嘴润湿，拿牙齿啃上唇，再啃下唇，让舌头转一圈，又转一圈。

她们把唾沫吞下去，又“呸呸”吐出来，沾在手指上擦拭眼影。

不叫二亚的姑娘说：“呀，咱们的口红不高档，吃下去怕有毒。”

“不管它，”二亚说，“这个不重要。”

毒不死人。

”她们擦啊，抹啊，把脸弄得五麻六道的，但她们不知道此时她们脸的样子。

她们互相看也看不清，因为太阳早已经熄灭了。

她们以为这么一弄她们的脸就很本色了呢。

“呀，天都黑了，”她们说，“咱们快爬吧，看谁先看见村庄。

”黑夜像汹涌的黑水淹没了她们。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